疑辨錄

疑辨錄卷下

發明先儒言外之意百又七條

易比

不寧方來後夫凶

言比之九五居中得正而五陰從之有四方來歸之象方來方方而來也夫男子之通稱後夫後來者也四方不安各以方至而來相輔則以安矣後來者既無先見之智而不獨睠未底於安凶之道也

大有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胡氏謂休命諸家多作眷命本義以爲性命者其說爲精臣謂以爲眷命者與上文文意不甚相屬若以爲性命兼人己而言然承上文大有之象則遏惡揚善乃治人之事蓋善者天命之所佑惡者天命之所討天命至公而無私人君法之以遏惡揚善所以順天美命而已

謙

鳴謙貞吉勞謙君子有終吉

傳謂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本義謂以謙有聞然不曰謙鳴而曰鳴謙恐未見其有瀆

中發外以謙而聞之意也鳴者聲之出於已聞者聲之達於人鳴謙蓋指發於言辭聲氣而然謙也非必積中發外而有聞也鳴謙發於口者謙也若虞庭命官濟濟相讓是也勞謙行於身者謙也若大禹之克勤于邦不自滿假是也鳴謙貞吉發言必謙既貞且吉也勞謙君子有終吉有勞而謙又行之以君子之道有始有卒則吉也鳴謙以脩已故象以中心得言也勞謙以治人故象以萬民服言也

鳴謙志未得

六二之鳴謙以柔順居中而貞吉故中心得也上六

之鳴謙以柔順之極而無位故志未得也既云鳴謙志未得則是有德而無位矣又云可用行師征邑國者何也蓋鳴謙者若所謂邦無道言遜文王之退而脩德是也志未得者不得行其志文王之大統未集是也可用行師征邑國者文王之爰整其旅以遏徂莒是也六五之利用侵伐無不利以天下言武王之事也上六之征邑國以鄰邑言文王之事也

睽

咸臨

咸感也臨上臨下也臨民者豈法制禁令之所能感

其心哉必惟德而後足以感之也或曰左高曰丘爾雅云丘左高為咸右高為臨澤上有地是謂丘也左右俱高則有均平之勢而無所偏倚君子法之以平天下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所以為咸臨也

觀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盥潔手也薦藉也韻書云藉者草不編雜亂貌言既潔其手而端拱莊肅無雜亂之態禮所謂手容恭論語所謂恭已正南面也人君中正以觀天下如此則天下信服而瞻仰之矣所謂垂拱而天下

治篤恭而天下平也

賁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此蓋婚姻之占賁如皤如禮文之飾尚乎質也婚禮不備貞女不行然君子行禮稱家有無世降俗澆有破産業以求禮備積數歲而不能娶者故聖人憂之後世而預爲之戒也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者古人親迎執燭前馬夜行以馬嫌於爲寇今馬如飛翰之疾非以爲寇求婚媾也此言婚姻之禮行之貴於儉而成之貴於速也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人君治天下之道在得賢與共治而已故賁之六五獨以求賢言也束五匹也帛素絹也戔戔委積也賁于丘園以賁下賤卑禮也束帛之多至於委積厚幣也以賁下賤卑禮厚幣雖若可吝然得賢以輔治故終吉也六四婚媾之賁賁於儉六五丘園之賁賁於豐與賁之合於時中也

无妄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大也對應也言先王大應天時育萬物也

大畜

上九何天之衢

何負也戴也衢四達之謂也負戴乎天而之乎四達之衢言其超然高舉而所往豁達無礙猶莊子所謂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也故象釋之曰道大行也

大過

棟橈本末弱也

棟屋脊木也橈曲也四陽居中棟之象也二陰居初上本末之謂也中與本末俱強則并力共載而無所曲中強而本末弱則本末先曲而中亦為之曲是橈

之統以本末弱也

家人

家人嗃嗃

嗃嗃說文云嚴酷也嚴酷則悔厲雖悔厲而家道肅則吉也婦子嘻嘻則家範不肅而終可吝世之常情多慈少嚴嚴則必戒慈則多敗宜主人預防而深戒也

王假有家

假通作格格正也化也蓋言王者能正其家而無不化則家齊矣故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木道乃行

震巽木也而爲舟楫以[illegible]者木而已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程傳益爲凶荒之事得之矣意如周禮救荒之事皆損上以益下也凡爲民禦災捍患者皆用凶事以益民六三雖陰柔不中不正然居下體之上有益民之責苟能爲民禦災捍患而有誠信合乎中道乃所以爲中也如禹之疏理九州乃入君之事非人臣之所

得爲者祇承君上之命撫天下之濟是益之用凶事何咎之有況其成允成功不自滿假則有孚中行矣是以能用玄圭而告成功也

固有之也

固實也言益用凶事者以其實有是凶事也實有凶事則當使民去凶而就吉也

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此言遷國之占中行者如盤庚遷都告臣下以各設中于乃心是也告公從者啟臣民或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而盤庚不從衆志是也利用爲依遷國者依倚

也附也利用爲下民之所倚附而遷國盤庚所謂予
朕誥以敦遷定厥邦是也
蓋益之偏辭也
偏不正也無黨無偏之偏辭訟也鰥寡有辭之辭言
在上者以廣民惟正之供而無所偏則民莫不從之
上尤求益無厭而莫肯救之者以其所求爲非正之
供而偏於好利故民皆訟其失如夏癸之瓊宮瑤臺
而民欲偕亡商辛之酒池肉林而民始怨望皆偏辭
之謂也或曰五十人曰偏衆多之稱偏辭謂衆訟之
也亦通

夬

居德則忌

居積也德惠也則節也節止也忌憎惡也言推恩者則為人之所德不推恩者則為人之所忌君子觀澤上于天之象則施祿及下積惠於人以止人之憎惡也

孚號惕號

程子以為號令之號朱子以為號呼之號按韻書號教令也蓋教令之出於王庭者所以示信於天下故曰孚九二嚴教令以自警戒故曰惕

困

困卦辭

方文王之被誣見執也豈默默無所許哉蓋有之而不見聽也困之卦辭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以謂羑里之事不足慮而所言亦不見聽也使文王演易羑里豈敢爲此等卦辭不慮紂聞之而益怒乎

臣故謂文王演易必不在羑里也

井

本上有木井

井有掘數尺而遂及水者有掘數仞而不及水者土

地潤澤所生之木受其津液由本至末周流無間是
木上有水也於焉為井則不數尺而得井矣否則雖
數仞而不可得故曰木上有水井言木上有水者其
地宜井也

井泥不食

泥去聲讀則為淤塞不通之義平聲讀則為泥滓不
潔之義既云不食則非淤塞不通乃泥滓溷濁而人
不食耳當讀為泥塗之泥為是

舊井無禽

禽鳥獸總名鳥獸無井飲之理但井傷必有餘瀝所

積而鳥獸來飲今井不為人所汲則無餘瀝而鳥獸不來也

艮

六五艮其輔

舜禹授受有曰惟口出好興戎所謂艮其輔以中正者也以舜禹之聖而猶慎言如此况學者乎

漸

鴻漸于陸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逵則通達而無礙者也九五鴻漸于陵所進雖高而猶有與衛陽回鴈峯是也

至於九逵之達則出於高陵之上翔於太虛之表而無所阻矣鴻之漸以其羽而已其漸之有序如此故其羽可以為法也象曰其羽可以為儀吉不可亂也不可亂者以其漸進之有序也丘隅黃鳥夫子嘆之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亦其羽可以為儀之意耳為儀之說當從程傳

渙

王假有廟

假作格謂感通也詩言以假以享是也王假有廟言王假宗廟之祖考也巽為風風無所不入感通之象

也坎爲隱伏鬼神之象也故取王假有廟之義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在說文存也中指心言象謂王假有廟者王乃存其心而已心存則已之精神皆聚而祖考之精神於是乎感而有通矣在中當從傳說

中孚

信及豚魚

信及豚魚非但以理言昆嘗見牧豚者以時呼之則至畜魚者撫掌召之則出是信及之有素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體凝靜而風盪之則波浪易隨以起有忠相孚之象君子以議獄緩死者以中孚議獄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以中孚緩死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五辭簡孚簡孚有衆是明刑有中孚之力獄成而孚輸而孚是用刑有中孚之效

繫辭下傳

三皇制器

三皇之制器也八卦網罟始於伏羲耒耜市易始於神農衣裳舟車牛馬門柝杵臼弧矢始於黃帝至於宮室棺椁書契則後世聖人盡兼指羲農而言

觀伏羲之八卦則當有書契之作矣觀神農之耒耜
則當有宮室之作矣先儒以其文繫於黃帝之後故
但指為黃帝所作又謂宮室以下三事以上古後世
對言見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其餘不云上
古者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臣以為不然
蓋因民食鳥獸之肉也而後教之以佃漁因民食草
木之實也而後教之以稼穡既有穀肉而後興聚貨
交易之事既有佃漁而後為服牛乘馬之法舟楫未
作之前亦必乘桴而濟矣不然則凡江河不可得而
濟伏羲何以王天下哉杵臼未作之前亦必脫粟而

食矣不然則凡穀粟不可得而食神農何以教天下
哉方重門之未設必有門戶以防鳥獸之患者矣但
不若重門之利耳方弧矢之未作必有器械以除鳥
獸之害者矣但不若弧矢之利耳如果未造此器之
前更無餘物之用則不可信也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孔子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蓋因羑里而著
為卦辭也先儒謂文王演易羑里夫崇侯虎方譖文
王以大逆而將陷炮烙殺戮之毒蓋其時救死不贍
而何敢繫彖辭哉觀下文迭陳九卦之德以明處憂

惠之道與史所謂昌退而修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不在羑里明矣

書堯典

湯湯洪水方割

世常言堯有九年之水然鯀九載弗績禹八年於外則爲十七年而非止九年矣蓋鯀之九載乃堯在位之將衰之八年乃舜攝政之後然八年者必統其始終而言禹之治水水害漸去至八年則天地平成蓋非有八年之水也史記又謂禹居外十三年蓋因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言然竊非矣

釐降二女

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世本亦言堯爲黃帝曾孫舜爲黃帝八代孫以堯之二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孫豈以妻舜哉自商以前雖娶同姓然堯舜人倫之至未必如此之逆置也禮記世本之言皆不足信

舜典

歲二月東巡守

或疑舜巡守一歲而不能周四嶽又謂五嶽衡山最遠唐虞時以潛山爲南嶽非今衡山按爾雅云霍山

爲南嶽註云衡山一名霍山衡之爲霍猶泰之爲岱也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廬江潛縣之天柱山故亦名霍山則以潛山爲南嶽者非古也自漢武始也堯都平陽去西嶽北嶽皆千餘里去東嶽二千餘里去南嶽三千餘里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者非二月而始達京師蓋正月已行二月則已至岱宗矣五月南巡守者非五月而後行由東巡畢而即南行五月則已至南嶽矣以至西北皆然況當時儀衛少而徵求寡則周之可得也

朴作教刑

朴夏楚學記註云夏稻也爾雅謂稻山楸也楚荊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學者作文以欽恤並謂而不知所重在欽欽哉欽哉

言敬而益敬也所以敬而益敬者惟刑之是恤而已

蓋敬而後能恤不敬則不能恤也

蠻夷猾夏

蠻夷者要服内三百里爲夷荒服内三百里爲蠻乃

五服内邊鄙之民也猾夏者謂其擾亂良民非若四

夷之亦一國也故命臯陶以刑治之使强不得陵弱

衆不得暴寡耳諸儒挺蠻夷非刑可治故謂臯陶惠

掌兵刑矣。〇𥨸皋陶所治乃五服内之寇。若夫非五服外之寇，雖非大惡極者，亦非刑之所能治。故三苗弗率，必雖威之以皋陶之刑，而終則征之以大禹之師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時傳無釋。蓋欲群臣致敬，而以時亮天功耳。

大禹謨

帝德廣運

此章盡因舜贊堯克艱之實，故遂歸美於堯。下文又因禹惠迪從逆之言，則又陳戒於衆。今之學者多以

此爲贊舜則不應極口詠美而又即深切規戒所後

語意大不倫也傳以爲贊舜者是

惟茲臣庶

此言臣庶罔干于正下言民協于中是分臣民別而

言之蓋羣臣罔干于正者未必不協于中而民協于

中者自不干于正也

益稷

予乘四載

蔡傳從古註說輴丑倫反史記作橇邱妖漢書作毳[illegible]

同 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輴行泥上如淳云以板置泥上

以通行路正義云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擲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尸子云泥行乘蕝（子絕反）是輴與橇毳蕝為一物也蓋洪水為害地多塗泥如淳置板泥上以通行路之說其物既非所謂載而屐之者亦非所謂乘也乘載云者如箕如船之說乃為近之欙（力追反）史記作橋徐廣註橋一作輂（居玉反）漢書作梮（居足反）如淳云以鐵為之形長半寸施之屐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如今轝床人轝以行又夏本紀山行乘欙正義云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是欙與

橋犨偽權爲一物也然如錐有齒之說即今世俗所

淵之類用鐵爲之以山行者亦不入也經文乘載之義

韋昭犨床之說庶爲得之

欽四鄰

鄰者親近輔弼之謂始終言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

言臣作朕股肱耳目即臣所以爲鄰之義股肱耳目

四鄰之職也又業爲明聽四鄰之義也故末以欽四鄰

申言之諸儒或以爲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或以爲禹

統百官言其四鄰諸臣皆與上文意不相屬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禹五服四方相距五千里周九服四方相距一萬里或擬禹服之狹不如周服之廣是不然禹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極乎海隅流沙南交朔荒之地亦猶周之蠻夷鎮藩以處遠人也人徒見禹之要服內三百里為夷荒服內三百里為蠻以蠻夷居五服之二殊不知周之徐戎淮夷楚蠻皆禹時荒服之內雖有九服之制而蠻夷之風猶未盡殲由是觀之五服九服不必以廣狹論制雖不同而內安中國外撫四夷者同也況唐虞之時南交可宅而周時交趾越裳氏乃重譯而後能入貢唐虞荊州之域南距衡山之陽而

周時南不盡閩山此又何哉或謂今雲南廣西廣東福建自漢以來始置郡國殊不知其地在禹時梁荆揚之域故導黑水入南海者在今雲南之西南陲命羲仲宅南交者在今廣西之南徼外荆揚致貢齒革島夷卉服者在今廣西廣東福建濱海諸番國是其地在唐虞時即建長以率之者至周末而墜至漢初而通至近代而風氣益開也或又謂堯都平陽去今雲中千二百里其外則大漠之地朱子疑當時冀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蓋北方地多平又無江河之險是以狄人侵中國者自古已然狄人來侵則居民內

從歷世既遠內從益多故荒落耳或又疑周制每服一面二百五十里兩面為方五百四九畿四面相距為五千五百里非有萬里之數然而職方言邦國千里王制言以方千里孟子言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則不應併九服而但有五千五百里也其說非是

禹貢

鳥夷皮服

鳥夷指北海之濱謂夷地猶今遼東女直之類亦以皮入貢也

齒革

或問荊揚不產象犀而皆貢齒革何哉曰林邑交趾徼外諸國皆有齒革而在荊揚之域故荊揚以齒革貢也曰其地始闢於秦漢三代以前未通中國何貢之有曰南徼雖自秦漢始置郡縣而在唐虞之時必建長而來王者況經言島夷卉服島夷正指海嶠諸番國言卉服出於島夷則齒革之出於島夷者又何疑也

九江孔殷

先輩謂九江孔殷由江漢朝宗而然至今學者猶師其說蒽江漢為大九江為小大者有所歸則小者無

不正殊不知九江之出於南者其泒雖小而鍾爲洞庭則其大今洞庭之與江合者其勢相埒而無所相資又況與江合流數百里東至大别而後與漢合則九江與漢畧無相預是九江之甚正者安在乎因江漢之朝宗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傳云梁州之域西距黑水按四川雲南志黑水在梁州之西者無所據見而至緬甸入南海處在四川之西南六千餘里則此當云西南距黑水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傳云維州之域西距黑水按今黑水在維州之西者無所據見而其源發於甘肅者在陝西之西北三千餘里則此當云西北距黑水也

導河

傳謂張騫薛元鼎所窮河源不同恐薛氏為是然皆未得其真按元史至元中遣招討使都實往求河源自河州行四閱月始抵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註云河源在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千五百里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

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術合流入赤賓始名黃河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通廣五七里又四五日水渾濁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其山雪冬夏不消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又三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山不高水亦散漫其地山益高地亦漸下行

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過
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
里始有州治官府隸吐蕃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
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註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
里始入於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
九千餘里
東至于澧
澧地名今澧州去大江二百餘里經所謂澧必當時
江傍小國在今荊州江南諸縣之地去澧州為不遠
者後世以名州也

湯誥

各守爾典

傳以爲典常之道得之矣近年學者以爲憲章法度殊不知上文無從匪彝已指法度言此言典常之道正與首言降衷恒性相應仲虺之誥湯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湯之誥衆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其義一而已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

伊尹謂商爰革夏正汲冢周書亦云湯始改正朔然

正朔雖始於丑而歷數則始於寅詳見周正辨

太甲上

營于桐宮

傳謂桐爲成湯墓地太甲居仲壬之憂而密邇成湯之墓者必仲壬附葬於桐也[illegible]

盤庚

古者史官記言記事若善裁削潤色則必典雅平正否則聱牙屈曲如盤庚三篇是已況盤庚與小民言必以方言曉之而史氏又不能裁削潤色故艱澀耳

説命

夢帝賚予良弼

帝卽天也帝以神言天以形言帝猶人之心天猶人之身天之神爲帝人之神爲心高宗夢帝賚予良弼者此以人之神感通乎天之神也有天之神而後有良弼之賚有人之神而後有良弼之夢至於所謂帝者亦必有容貌以相接言語以相達也卽天神之靈妙莫測變化無方者也世儒諱之以爲恐類乎道家之說而但指以天理言是將高宗所夢之事附之於茫昧之表可謂失之矣今夫龍亦鱗虫耳而變化無常者何也其神靈也龍之神猶靈如此况天神至靈

而變化無方者又何疑也使天神不能變化而但為理而已則凡自古犧牲玉帛之祭豈徒將其誠而無歆享之者乎

說築傅巖之野

築當從孟子版築之築

黷于祭祀

傳謂商俗信鬼按盤庚告其臣曰汝有戕則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至若

高宗豐祀于禰其信鬼可知雖然此皆指祖考言非

若世俗之淫祀非類也

高宗肜日

降年有永有不永

傳謂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

祀之類然高宗致厚於禰而已獨厚於禰故有雉雊

之異實非若漢武信方士之說而祠五時以瀆神者

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三仁何以謂之仁哉死者當死奴者當奴去者當去

也夫紂之不道敢諫必死柔諫必奴捨此則去之而已比干之死以爲紂雖不可諫而諫之或入則猶可改過而遷善故雖死而有所不顧也微子之去以爲彼既死而諫不入吾不可徒死以絕先祀以重吾君殺諫臣之過故雖去而有所不嫌也比干當死矣使亦如微子之去則其去爲貪生微子當去矣使亦效比干之死則其死爲徒死至若箕子見夫比干死而紂惡益彰矣則已亦不可繼死微子去而宗祀可存矣則已亦不可偕去故佯狂而爲奴也死也去也奴也各盡其理之所當爲故曰仁也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

傳曰改正朔不改月數詳見周正考

金縢

其勿穆卜

穆卜爲敬卜和卜共卜者其義皆不通穆當爲稽卜稽盤庚所謂卜稽也稽卜爲穆卜與下文親逆爲新逆皆傳寫之誤

康誥

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周官五刑無問意康叔封殷故據而紂之刑殺劓刵炙所憯酷如斫脛剖心焚炙剝剔已無所不至豈比於刑殺劓刵而已哉故武王恐其遺民舊俗遵用故事而戒康叔無或以己意而刑殺劓刵耳至於下文司師茲殷罰有倫則欲其用殷法之有倫者而不用其無倫者也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則欲其用殷法之合於義者而不用其不合於義者也有倫合義乃商之舊政無倫不義乃紂之虐政此其所以反紂之虐政由商之舊政也

祀兹酒

周制酒正掌酒之政令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

無彝酒德將無醉

周禮萍氏幾酒謹酒幾則察其非時飲者云彝酒之

謂也謹則欲其飲之有節德將無醉之謂也

召誥

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

傳謂郊牛二者祭天也而或疑古無天地合祭之禮

殊不知此非合祭蓋厥攷位而位成則郊社之位

皆成矣用牲于郊牛二者以圜丘方丘新成而祭告

天地也用牲於社者有社必有稷以社稷氣成而祭告社稷也先儒疑祭地而又祭社殊不知其位新成則當祭告于其位而不可以常禮拘也

中土

傳王氏引周禮土圭之法日東景朝多陽當作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當作日西景朝多陰此傳寫之誤

民若有功

傳以民屬下句讀爲是今大全誤以屬上句則於上文小民之爲淺

君奭

殷禮陟配天

傳謂陟爲升遐既云崩殂則與下文多歷年所語意不倫配天諸儒皆以爲配享於天商之諸君未必皆配享者蓋殷禮即論語所謂殷禮配天即中庸所謂配天陟升也上也言殷之道德上配乎天所以申上文格天格帝之意惟殷禮陟配天故享年長久也

立政

陟禹之迹

陟禹之迹講者多以爲巡行天下之意以鄙意不

然陟者升也自下升上增益開廣之義蓋禹之疆理九州者止為五服而今則為九服禹服止五千里而今則為萬里禹之要荒已為處蠻夷之地而今通道于九夷八蠻者則盡于荒服之外是禹迹之狄者于焉而始廣禹迹之塞者于焉而始闢是為陟禹之迹也然而三苗之頑禹征之閱月而猶逆命則夫陟禹之迹者其可不詰戎兵哉必先詰戎兵以征不庭然後能陟禹之迹使德威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也以是而觀文王之耿光則文德為益著以是而揚武王之大烈則武烈為益廣矣學者疑此為尚兵

革斥境土之事殊不知此篇與上篇多方相接多方作於滅奄之後蓋是時滅奄未久蓋謂奄三叛而三討矣今奄既平安知天下又無奄之類乎苟或弛其武備則姦雄竊發於内夷狄乘釁於外先王之士苟失尺寸何以為陟禹之迹先王之德自是而晦何以為覲其耿光先王之功自是而隳何以為揚其大烈哉守成之主多弛武備如後世唐弛武備而有西幸之憂宋弛武備而有北狩之禍是也周公之為王室慮可謂遠矣

畢命

毖殷頑民

先儒謂周公之待商民也厚成康之待商民也薄是以多士多方周公反覆折以大義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未嘗斥之以為頑也至於成王之命君陳則曰爾無忿疾于頑康王之命畢公則直指其民為頑民以為目其人為善人矣庸知其人不慕善而改過乎目其人為惡人矣則彼聞之必忿怒不已何望其改過以從善乎古以為不然多士多方皆周公傳王命以告商民也豈有告其人而斥以為頑者哉君陳畢命成康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者也非告殷民也斥之以

為頑亦不為過也蓋告其人而欲曲稱其淩德滅義者以為多士不亦迂乎讀者不察告民與命官之辨不同而妄謂成康待商民之薄且謂周家忠厚之意自此而銷爍則亦甚矣

呂刑

絕地天通

按國語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是謂堯命重黎而祭

傳以為舜若三苗之竄杜堯光舜攝之日謂之堯亦可也謂之舜亦可也夫九黎以有瀆神惑民之事三苗踵其所為故後世信巫説重淫祀者南方為甚豈非其流風之猶存乎神之在天曷嘗干於民哉民之在地者曷嘗干於神是以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神無形矣而假之形神無聲矣而假之聲由是山水花木之妖鳥獸器物之怪必乘邪釁託為靈神妄言禍福以惑聾瞽妖孽既作災害自生故命重黎絕地天通使天神不為妖怪之所託以欺乎地民地民不為巫史之所蠱以瀆於天神耳後世此風尤盛大地野豕而

有將軍之祠懸掛腐魚而有大王之祭其見於百家傳記者不可殫紀夫以漢武帝之雄材大畧而猶信神君方士以集百鬼以祠五時重黎之所禁者武帝躬自蹈之其何以致唐虞之治乎繼此而佛老之徒出肆爲天堂地獄消災懺罪之說以惑當世而民神有不勝其雜揉者矣於乎重黎既遠良可悼也

詩周南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言文王風化行乎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汙之俗故其出游之女端莊靜一不復如前日淫汙者之可

求非謂淫女前日可求而今日不可求也

邶鄘

邶鄘皆衛地其詩皆衛風先儒辯其不當與衛並列蓋太師采詩自王國及於大小之國不止十五國而已夫子刪詩之後惟邶鄘猶存故與衛並列也

衛風

鄭衛之風

輔氏謂鄭衛淫靡非獨習俗之弊蓋亦風土所致張子之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然人俗之惡雖繫乎風土豈必盡然哉若淇奧之君子考槃之碩人緇衣之

所好美張之所美何繫於鄭衛之風土乎使人俗之惡出於風土苟能變其氣質以脫流俗則無所往而不為美矣

豳風

周禮樂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又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今止為風而無雅頌者或謂七月之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或謂本有是詩而亡之或謂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要之恐非確論蓋七月序寒暑之候為甚備固當用之以逆暑

迎寒論稼穡之事爲甚悉固當用之以祈年祭蜡其或豳雅豳頌者蓋周公制作之日其名未定隨寓而稱及夫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而刪詩之日始定爲風也

大雅

鼉鼓逢逢

韻會云鼉骨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謂鼉鳴爲鼉鼓其數應更故吳越謂之鼉更觀此則夏小正剝鼉爲鼓者必漢儒傳會之說恐鱗虫之皮不可冒鼓今江淮有得之者亦不見以冒鼓也

下武維周

凡物扶植之則上偃仆之則下下武者即書所謂偃武也言周雖以武定天下然伐商之後即偃其武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放之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故曰下武惟周

靡有孑遺

孑韻書單也孤獨也蓋託言周之餘民無一存者也

風雅頌聲同

先儒謂雅頌聖賢君子所作正風乃親被王化者所

作至於變風則往往出於閨房賤妾之屬里巷淫奔之人山野田獵之子夫如是則列國風氣不同土俗亦異其聲之詩者宜不同矣而乃有一句重出者如彼其之子王風及鄭魏曹唐之詩皆有之有二句重出者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邶衛之詩皆有之有四句重出者如齊風之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豳風之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但易一二字耳國風雖有正變之異宜亦與雅頌異矣今其詩如王事靡盬為句凡十有一樂只君子為句凡十有七憂心之憂矣

為句二十、而國風大小雅皆有之、有二句同者、如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毋逝我梁、毋發我笱之類、國風及小雅皆有之、有三句同者、豳風之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小雅之詩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但更二字而已、有五六句同者、召南之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小雅之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但更一句而已、其餘音響之相似者不可枚舉、且變風之詩、有淵奧難曉者、先儒謂後世

工文之士所不能及作矣臣竊當將夫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之里巷歌謡者未必如是之文也亦未必如後世為詩者之相蹈襲也蓋太師隨其事意裁削潤色而使之文耳與其所以詞有淵奥而句有齊同者也況孔子刪三千以為三百使其言有不文者則亦安得不潤正之哉由是觀之風雅頌之體雖不同而聲則同其采於里巷者雖刪與未必不文於太師之手或謂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或謂采於里巷者自爾不文臣皆未信也

春秋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 成七年

春秋言鼷鼠食郊牛角者三天實告魯以不享非禮之義且為小害大之象三家專魯之兆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 成十年

春秋書卜郊不從四條惟此書五卜不從天之告魯以不享者何嚴是之諄諄也實以魯僭禮瀆神之甚故耳

禮記

恒言不稱老

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君年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傳云異席異巽相似而誤耳今官私板本皆然未有正之者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是入門之際以左為尊後世言古人尚右者非也

跪坐拜

跪即今之跪聳而直者也坐亦如跪但屈其股以臀壓踵漢文翁作孔子廟於成都而肖其像如此宋時

一猶存晉唐宮寧坐木榻當膝處皆穿是也拜即今之拜

古者男女皆同今婦人立拜者始於唐武氏之尊婦

人也

伯魚子上喪出母

伯魚之妻改嫁子思之妻見出未可盡信恐後儒有

此事者傳會以藉口

禮運

禮運之言類莊子及呂氏春秋非聖人之言

八蜡祭貓虎昆虫

八蜡祭貓虎昆虫者非祭其物也祭其神耳凡物必

有神司之貓有司貓之神虎有司虎之神昆虫有司昆虫之神猶馬祖之祭天駟是也祭貓虎以報祭昆虫以穫又嘗由是推之聖人以貓虎有功於田而報之至於龍之施雨澤牛之墾土地其功豈貓虎比哉而反無祭此二者實當祭也

論語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稱父之道必父所行合於理為子者當服之終身而不可改三年之久能無所改則亦可謂孝矣可者僅可之辭非其至者須終身無改然後為孝之

至也聖人以父之道言而尹氏兼以非道言又或以
爲半上落下的事故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又謂在
所當改而可以未改失聖人教人以孝之義矣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此章所損益當就所因上說言殷之因於夏禮者所
損益可知也周之因於殷禮者所損益可知也是所
因者禮之體所損益者禮之用禮之體秩於天百王
因之而不可變如尊卑貴賤等級高下之秩然者是
也禮之用行於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如
文質三統是也馬氏言所因謂三綱五常然三綱五

常乃天叙之典此所云乃天秩之禮不可以典禮混言也

八佾雍徹

臣按周書周詩周禮皆未有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之事至漢儒記禮者始偽造其說由是後世儒者以為實錄蓋世至春秋禮壞樂崩魯君僭竊故春秋大雩之僭書於桓禘之僭書於閔郊之僭書於僖借使成王報周公則但當賜之禘祭而大雩郊祀何預乎周公之報哉是知魯僭大禮而非出於先王之授者必矣故三家季氏效尤而僭八佾與雍徹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聖人非禮不視魯禘非禮固不欲觀然當助祭則不能以不觀故發此數言禘自一灌之後吾不欲觀之矣灌者祭之始事謂以其非禮之故自始灌至於終獻皆不欲觀也趙伯循曰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寖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豈有一祀之頃誠心即怠未灌之時猶可觀既灌之後即不可觀者哉

居敬行簡

居敬者存心以敬行簡者行事以簡既敬且簡而以

臨民所以為可非謂居敬以治己而行簡以臨民也

此居敬而行簡與居簡而行簡對言既居敬而又行

簡則可臨民既居簡而又行簡則失之太簡而不可

臨民矣

伯牛有疾

伯牛之疾先儒以為癩也夫癩者未遽死其死者必

徧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

惡滿體而其手不可執矣癩之說非是

逝者如斯夫

川上之嘆程朱以為道體不息信矣請衍其說日月

之升沉寒暑之代謝風霆之鼓舞雨露之沾濡山嶽之高峙河海之下流草木之榮悴鳥獸之生育萬物各底其成萬彙各得其所是孰使之然哉天地之道流行於兩間者然也川流因道體中一事聖人偶因所見而寔之耳逝斯二字皆指道言先儒以逝字指道斯字指水非也故學者因其言而誤以水為譬道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

許氏說文曰醉卒也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又曰潰也其曰不至亂者盖祖述論語惟酒無量不及亂

之言耳雖有兼戒之義意而非字之本義也皆以為醉者飲卒其量而洽焉則清矣未敢必其不至亂也何也醉猶寐也亂猶夢也方其將寐而未寐也猶或之覺及其既寐則冥然而已方其將醉而未醉也猶或之覺及其既醉亦冥然而已醉而冥然則耳無聞目無見言動作止皆失其度如詩所謂幡幡怭怭僛僛傞傞者矣安在其不為亂哉是故醉者亂之端也亂者醉之發也飲而及亂醉所為也飲而不及亂者不醉而後能也故文王誥酒之訓曰德將無醉言飲者當將之以德而無至醉也詩言天子之燕諸侯

雖曰不醉無歸，是不過述其勸飲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言飲而不至喪德喪儀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喪德喪儀乎？禮載鄉飲之義曰：脩爵無筭，是不過表其合權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節文終遂，安燕不亂者，飲而不至廢事廢禮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廢事廢禮乎？若夫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醉且亂矣。然此夫子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非常飲也。如許氏之說，則醉者不至於亂，而凡飲者皆不可以不醉也。其言之弊，將不率人以酒湎而遂文

王之訓乎夫子嘗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此雖聖人謙己以勉人而實戒人之醉也至於惟酒無量不及亂者盖人之飲有能與否故不爲量門人記聖人之飲雖不爲量亦不及亂也朱子註云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然既不爲量而又以醉爲節則是以醉爲量矣此盖取夫許氏之説而未之察也

浴乎沂

説文浴洒身也集註以爲盥濯則潔手也又云祓除則祭而以除不祥也洒身則天時人事皆非所宜盥

濯祓除則非浴之義惟先儒以為浴字之誤者近是蓋浴乎沂水之濱與風乎舞雩之下相應見其逍遊以為樂也

風乎舞雩

風乘風也春風和煦可乘非若夏暑者之乘涼也

行夏之時

堯舜禹授受皆以寅為歲首至成湯受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三統之說始見於此

然雖云商周改正而又謂按時巡守祭享猶自夏者是可見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也觀商書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商雖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未嘗以十二月為正月也豳風所陳月數皆合夏正時序則周雖以十一月為正朔而未嘗以十一月為正月也自漢儒言周以冬十一月為春正月歷代儒者率承其謬惟蔡氏非之至於元儒又皆力詆蔡氏而復宗漢儒之說或又引孔子告顏子之言以為有夏之時則必有商之時有周之時孔子之先殷人而已則周人乃獨有取於夏之時者以不

足於商周之時故也殊不知孔子言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新制度商正雖得地統周正雖得天統然以時論之則皆為冬凡紀年必繫之時凡書時必首之春商之正朔始於季冬周之正朔始於仲冬不若夏之正朔始於孟春者得四序之正故曰行夏之時也孔子之意豈不曰商既建丑周既建子其或繼周者焉知其不建亥乎故發此言以杜後世改正之失而欲其從夏正之義是孔子隱然有以知秦漢建亥之謬而垂萬世建寅之法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集註云吾之所以無所毁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言此民即三代以直道待之之民三代以直道待之而無所私曲我今豈可以枉道待之而有所毁譽哉集註之意簡而精矣諸儒不得其説誤以為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故謂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則失其旨矣今不必以集註求之但將三代二字易為夏商周而誦之曰斯民也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誦之再四聖人之意自見矣是謂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豈民

之所以直道而行哉

大學

如惡惡臭

臭者氣也與論語臭惡不食之臭同彼以氣惡言此以惡氣言學者因韻書謂嗅通作臭故以此爲腐穢之嗅失之矣

中庸

用中於民

言執善之兩端而取其合乎中者用之於民用中於民猶書所謂建中於民也學者不得其義以爲用民

之中大舜之時尤悖満朝後又在攸其所取者未必專指舜堯之言其說陋矣

孟子

物皆然心為甚

此言物之輕重長短不可不度以權度心之應物有輕重長短尤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是心之不可不度者又有甚於物之不可不度也學者不得其說以為度心之難甚於度物殊失其旨

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

此言五十非帛不煖若不樹桑則五十者無帛可衣

今也樹之則五十者可以衣帛而不至不煖矣非謂五十者可以衣帛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若不畜雞豚狗彘則七十者無肉可食今也畜之不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而不至不飽矣非謂七十者可以食肉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此云可以衣帛可以食肉與下文可以無飢同意皆言衣食之事必先力其本而後可以享其利也又按古者子生十年以上衣不帛襦袴二十以上始可衣裘帛則不待五十而後衣帛也子能食食必食之肉若始以素則其後不復能食肉矣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為母

日欲啖汝毋恐失信乃買肉啖之禮稱居喪者中月
而禫始可食肉七十而居喪者食肉如故則不待七
十而後食肉也或又謂漁獵之肉少者所同無嫌之
肉老者所獨然肉可以為二而帛亦可以為二乎其
說牽強亦不合矣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

史記謂堯與契皆帝嚳子許氏說文契為堯之司徒
故書舜命契以敷五教但申命其舊職而已此章云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正指堯命契言故下文實
以放勳之命近年刊鄒氏錄者不知舜之命契為申

命故以此章爲舜命契而於放勲之命則不通矣

父母使舜完廩浚井

舜之完廩浚井也瞽叟與象既欲陷舜於水火之中而又欲奪其牛羊倉廩宮室矣以帝子之貴擇天下賢者而爲之壻又事之以九男百官則其侍從不爲不衆象焉得欲殺之而室其室哉雖戎狄之頑如禽獸亦必不敢爲此非但不敢爲亦勢有所不能爲也當時萬章之問蓋後世荒誕者謬傳之言耳臣嘗見巫流有誦盤古時事者謂當時洪水滔天人類皆絶獨盤古與女子逃入大瓠中以浮於洪水之上其後水

愚既乎盤古乃爲生民之始且繪爲圖而陳之於篇

杜之民於乎此其鄙俚誣謬之甚惟以誣田夫田婦

而已良可嘆也夫以盤古數萬載之後猶詳其事如

此況舜去孟子未二千載豈無謬妄如萬章之所問

者乎惜孟子但推舜之心以言而未之辨也

附錄

家禮

祠后土於墓左

書與禮稱后土者地也左傳言共工氏之子爲后土

者土正之官也此言祠后土似指地言其祝文言敢

昭告于后土氏之神后土而曰氏者似指土正之官言蓋祠墓所之土神耳墓在山林者祭山林之神墓在原隰者祭原隰之神固非地也亦非土正之官也

綱目

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綱目書法罪當死者則曰某有罪伏誅罪不當死者則曰殺某官某韓信之死也書曰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豈信之罪不當死乎曰信之罪固當死矣而其死者非漢誅之呂后殺之也曰信欲襲呂后太子以為謀逆而為漢社稷計而致之死非為己也今必

曰非漢誅之乃后殺之何耶曰不然是時天下既定陳豨反於代高帝自將擊之而信舍人弟謝公著得罪於信信將殺之乃走漢告信與豨通欲從中起以應豨信果反矣既鞫而覆之亦當具獄以俟帝歸聲其罪而誅之可也婦人之義不得預政乃即擅殺告之言以亦元勳之族殺綱目特書呂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所以著呂氏之失也夫以高帝臨馭天下而后擅殺如此卒之人彘之毒諸王之禍以至呂氏制海內盡王諸呂而幾危劉氏者其幾已萌於此矣綱目安得不著其失以示戒哉夫杞伯姬為子求婦

而春秋猶書之以爲婦人亂政之戒況呂氏之失爲尤甚者乎學者不得其意而疑信不當死殊不知大書以提要者既有以著呂氏預政之失分註以備言者又有以詳韓信反逆之誅其垂戒可謂備矣

疑辨錄卷終